

回憶李國祁老師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1975年9月我從師大附中保送進入師大，以第一志願進入歷史系，1979年（民國68年）大學部畢業，所以我們這一班被稱為68級。隨後我在中學實習一年、入伍服役兩年，再於1983年進入歷史研究所碩士班，至1985年畢業。從1975-1985年，我在師大整整度過了10年的時光，這10年的教育對我很深的影響。入學時，大三的學長有洪騰祥、陳惠芬等；大二的學姐則是沈育美，對我們均照顧備至。68級的同學有王明珂、王良行等，我們一起讀書，也一起籌劃「人文學社」的社團活動。當時系辦公室十分熱鬧，林麗月、吳文星、朱鴻、溫振華等老師都在系辦公室工作。我前後修了朱際鑑、朱雲影、李符桐、高亞偉、曾祥和、王家儉、邱添生、廖隆盛、王仲孚等老師的課，而影響我最深的是李國祁老師。

在大二時，李國祁老師教我們班的必修課程中國近代史。這門課十分吃重，同學都很怕他。為了達到較好的學習效果，全班同學合作抄筆記、整理考古題，再刻鋼板，以油印方式印出來分享。我至今還保存著這份筆記，偶爾取出觀覽。李老師上課說話聲如洪鐘、字句清晰、不疾不徐。他的課從明末清初中西接觸開始，上到晚清辛亥革命之前。他上課的內容既有歷史細節，又有鞭辟入裏的剖析，並常常將他自己所專長的外交談判、人物研究、清代官僚制度等融入課堂之中。李老師不但上課認真，對學生要求也十分嚴格。蔣廷黻、李劍農、郭廷以等先生

的著作都是我們學生必讀的參考書。這個課奠定了我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基礎知識，也影響我後來以近代史研究作為一志業。

李老師說話簡明扼要、不囉唆而能切中要點。有一例子可以說明。有一次系上請墨子刻先生演講，談明代經濟部門的變遷。他講了一個多小時，接著又討論。大家聽得不甚明白。總結時，李老師用5分鐘的時間作了清晰的概述。墨先生說李老師講得比他自己的陳述還清楚。墨老師（在德國出生的猶太人，在美國長大）也常說李老師對德國文化的認識要超過他對中國的認識。這是李老師厲害之處。

李老師的學術觀點也對我很有啟發。我所撰寫的第一篇論文就是大三的時候，利用李老師所提出「內地化」的理論架構，來研究清代板橋的開發。這一篇文章後來登在《臺北文獻》之上。大學時我另外還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受王業鍵老師影響，研究清代臺灣的稻作（登在《臺灣文獻》）；另一篇受汪榮祖老師影響，研究章太炎的早年生涯（登在《食貨月刊》）。

師大畢業後，我分發到家附近的板橋重慶國中任教，王明珂（現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院士）也在同校教書。我們一起教書、一起讀書，暇時還結伴去釣魚、露營。隔年我們一起考上了師大歷史研究所。我休學2年去當兵，他則直接入學。1982年我退伍之後回師大讀研究所。在所中我修了李老師開的中國近代史專題及歷史教育。李老師的

課要求大家輪流報告，學期末再將文章寫出來。上課最大的收穫是聽李老師點評。他的評論往往一語中的，讓人茅塞頓開。有一位學長曾告訴我，學生時期最可怕的惡夢就是夢到自己的論文被李老師批評。

我在師大讀書的時候，系上與所上的老師有多位都是中研院的老師。大學時我修過王聿均先生的歷史哲學、陸寶千先生的中國思想史、郭正昭先生的中國科技史、徐正光先生的人類學。大二時，班上幾個同學第一次去中研院參觀，陳三井老師帶我們去了胡適墓園，還幫我們寫了推薦書，去圖書館查資料。上研究所之後，我又修了張朋園與張玉法等先生的課。我也去政大上王爾敏先生的思想史與臺大劉翠溶老師的經濟史。此外，李老師和所上其他老師又邀請了許多國外知名學者到師大教書。我上過汪榮祖先生的思想史、王業鍵先生的經濟史，以及墨子刻先生開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與明清經濟史的課。當然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墨子刻先生。後來李老師與墨子刻老師聯合指導我撰寫了有關《皇朝經世文編》的碩士論文。我後來去英國牛津大學與美國史丹佛大學讀書，也是因為兩位老師的推薦。

我們這一批1980年代在師大史研所讀書的學生幾乎都受惠於李老師所精心布置、設計的學術環境。在學校上課時閱讀了國內外學界的重要作品，在寫學期報告與課堂討論中又培養了批判思考的能力。後來我出國讀書時，課業雖重卻不覺得吃力，這與師大

系所期間所得到的紮實訓練有關。

李老師給我們的訓誨之中有兩件事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是我在大學時個性驕傲狂妄，有一次和李老師談話時，他談到曾國藩保舉李鴻章時曾說：「勁氣內斂」；李老師要我多想想這四個字。第二他常勸誡我們：「做什麼事都要好好規劃。買好車票等火車來，不要車子來了才發現自己沒買票，上不了車而後悔莫及。」我一生謹記這兩個訓誡。

李老師對我的一個重大的幫助是在我碩士畢業後推薦我進入中研院服務。當時史語所也有機會，想找一個研究明清的人。毛漢光先生與盧建榮學長曾找我談過。我將此事向李老師報告。他說呂實強老師在近史所當所長，對我印象不錯，要我考慮去近史所。我碩士論文口試時，他特地找了呂實強先生、張玉法先生、陸寶千先生，加上他與墨先生共 5 位，陣容十分堅強。其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近史所的老師能夠認識我。

1985 年我碩士班畢業之後，在呂實強老師的協助下順利進入近史所（他在回憶錄中曾說我與林滿紅是他主動邀請進所的兩個人）。郭廷以先生所創辦的近史所是臺灣學術界的一個重鎮，李先生曾在所中服務多

年，後來去了師大之後仍然與近史所同仁關係密切，曾與張朋園先生共同推動「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的大型集體計畫。這一個計畫是 1980 年代近代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他也在所中出版過多本專刊。我能有機會到近史所服務，大概是我這輩子最幸運的一件事。2009 年李老師和汪榮祖先生又推薦我出任近史所所長。一直到今天，我在近史所已經服務了 32 年了。10 多年前，我又在廖隆盛、林麗月老師的邀約下返回母系任教，教中國思想史與中國近代思想史。此外也在臺大、師大與政大指導多篇博碩士論文。

我最後兩次見到李國祁老師是在 2015 年，那時李老師已不良於行，視力與聽力都很差，師母帶著他坐輪椅前來參加。一次是林麗月老師召集我們幾個學生在深坑的酒店聚餐，慶祝李老師的 90 大壽；另一次是近史所成立 60 週年所慶聚餐。這時李老師已經不太能與外界溝通，不過胃口還不錯。師母代老師講了幾句話。李老師此時的狀況與當年意氣風發的形象形成強烈對比，不禁令人唏噓。我常在想，我對老師恩情最大的回報，大概是把他教我們的學術理念綿延不絕地傳遞下去。